

《弓砚缘》【八本】（《十三妹》）（一名：《莽牛山》）

主要角色

安学海：老生

邓九公：净

何玉凤：旦

情节

安学海、邓九公与十三妹一切商妥后，忽报海马周德胜，偕同截江獭李茂、避水猿韩七、黑金刚郝武等前来吊丧，格于礼俗未便拒绝。但吊丧后郝武因十三妹之孝心，十分感动，决心洗手归家，孝养其母。后经邓九公及安学海之说劝，所有周三、韩七等均决定弃邪归正，火焚莽牛山，洗手务农。并帮助十三妹等，运灵启行云。

根据《国剧大成》第十二集整理

【第一场】

（场设灵堂，白幔帐，灵牌位。〔小吹打〕。四庄丁同上，同打扫灵堂。〔小吹打〕。四庄丁同下。四丫鬟、戴勤妻、随缘儿妻、何玉凤同上，同跪灵。佟夫人、张金凤同上，佟夫人、张金凤同参灵祭奠。〔牌子〕。佟夫人参灵哭。众人同下。华忠、安骥、安学海、邓九公、褚一官同上，同参灵，同哭。〔牌子〕。华忠、安骥、安学海、邓九公、褚一官同归坐。）

安学海（白） 仁兄，弟昨日已经命梁材到临清雇船去了，等他回来，再定起身日期。

邓九公（白） 老弟，明日封灵，拨人在此看守。所有行李，随手收拾，临时免得自乱。都要安排停当方好。

安学海（白） 仁兄言之有理。

（庄丁上。）

庄丁（白） 启禀老太爷：有各村里亲友，前来吊祭。

邓九公（白） 有请。

（四乡民同上，同参灵。〔牌子〕。四乡民同祭奠。）

邓九公（白） 来，将众位请到西院坐席。

（庄丁带四乡民同下。庄客上，与褚一官眼色。褚一官出门，庄客与褚一官咬耳。）

褚一官（白） 哦，是了。

（褚一官进门，与邓九公咬耳。）

邓九公（白） 啊，他们怎么会得了信呢？

褚一官（白） 你老人家想他们离此才不过二百里地，两头通着大道，来往不断行人，有什么不知道的？

（安学海听。）

安学海（白） 仁兄都是什么人来了？

邓九公（白） 便是我前日和你讲的那个海马周三。

安学海（白） 哦。

邓九公（白） 就是他一个人来么？

褚一官（白） 还有他们四寨的大头目会齐了来的。认得是莽牛山的海马周三，截江獭李老，避水猿韩七，癞象岭的金大鼻子、窠小眼儿，野猪林的黑金刚、一篓油，雄鸡渡的草上飞、叫五更。他等还问起二叔来着。

（邓九公听，为难。）

安学海（白） 哎呀，这等不三不四的几个绰号，到底是些什么人物，怎的个来历呀？

邓九公（白） 这海马周三，名叫周德胜。便是那年被十三妹姑娘，刀断钢鞭，打倒在地，要给他擦脂抹粉。然后饶他性命，立了罚约的那个人。他以前本是江洋大盗，因他善于使船，专能抢上风，趁顺水，水面交起锋来，他那支船，使的如快马一般，因此人送他一个绰号，叫他作海马周三。那李老名叫李茂，韩七名叫韩勇。他两个在水底都伏得三日三夜。那李茂使一对熟铜拐，能在水底跟着船走。

得便一拐搭在船帮上去，抡起拐来，任是你船上有多少人，管保都被他打下水去。那支船就算属了他了。那韩勇使一柄短柄镔铁狼头，腰间一条锁链，拴着一根百炼钢锥，有一尺馀长，其形就仿佛个大水撑的梯子。靠着这两件兵器，专在水里凿那船底，任是什么大船，禁不起他凿上一个窟窿，船一灌进水去，便搁住了。他抢老实的。因此人把他两个比作江里吃人的水獭，水底坏船的海獭一般。叫他个截江獭，避水獭。这三个人与那些人能为，大差大地。从前，他三人在淮南一带，以至三江两浙江河湖海里面，劫脱客商，那水师官兵，也不敢正眼来看。他三人后来遇着施士纶施按院，放了漕运总督，收了无数的绿林好汉，查拿海寇。这些个人，在水面上安身不牢，又不肯改邪归正。因此来在莽牛山站山为寇，便改了旱路营生。馀者那些人，俱在一处掠抢。况且这班人虽说不守王法，也不过为着饥寒二字，他只劫脱些客商，绝不敢掠抢妇女。实然众敬。因此从不犯案到官。今日既然前来，也不好让他们进来。不然，倒是姑娘你到前厅，见见他们，打发他们早早回山，倒也罢了。

何玉凤 (白) 我去见他们不大要紧，但是他们既说来上祭，他以礼当先，不可不叫他们到灵前一祭。

(安学海听，怕。)

邓九公 (白) 老弟，你父子暂且里间屋内躲避一时。

安学海、

安骥 (同白) 是。

(安骥下。安学海虚下，听。)

邓九公 (白) 贤婿有请众位英雄。

褚一官 (白) 有请众位英雄。

(周德胜、李茂、吕芳、韩永、郝武同上。)

周德胜、

李茂、

吕芳、

韩永、

郝武 (同白) 啊，老英雄！

邓九公 (白) 众位贤弟都来了。

周德胜、

李茂、

吕芳、

韩永、

郝武、

邓九公 (同笑) 啊，哈哈！

(同白) 请哪！

周德胜、

李茂、

吕芳、

韩永、

郝武 (同白) 我等来迟，即到灵前一祭。

邓九公 (白) 请哪！

(周德胜、李茂、吕芳、韩永、郝武同祭奠，同拈香叩头。何玉凤还礼。)

周德胜 (白) 我等与十三姑娘道烦恼了。

何玉凤 (白) 与众位英雄叩头了哇。

周德胜、

李茂、

吕芳、

韩永、

郝武 (同白) 我等还礼。

(周德胜、李茂、吕芳、韩永、郝武同揖。)

何玉凤 (白) 周、韩、李三位，前番承你们看我那张弹弓分上，到了淮安，走了一趟，我还不曾道谢。今日又劳众位远道备礼到此，我十三妹当面叩谢。

- 周德胜 (白) 这点小事，哪里还敢劳姑娘提在话下。倒是老太太升天，我等该早来张罗，只因得信迟了，故此今日才得赶来。姑娘若有用我们之处，姑娘只管分派。我等哪个敢不效劳。
- 何玉凤 (白) 我家老太太也不葬在这里，消停几日，我便要扶柩回乡。我若走后，众位还同我在这里一般，相求众位，不要错敬了这邓九太爷。再说的不教我们这班乡邻受累，就算众位的好处，成全我十三妹了。
- 周德胜 (白) 三年前，在众人面前，交代明白，我周三怎敢再有翻悔。
- 何玉凤 (白) 周寨主真乃义气为重，真算大丈夫所为也。我也不好奉陪众位，请到大厅待茶。
- 周德胜 (白) 我等告便。
- (周德胜、李茂、吕芳、韩永、郝武同出门。)
- 周德胜 (白) 邓九爷，我等从不曾听见姑娘，哪里是本乡本土，方才说要扶柩回乡，却是哪里人氏？
- 邓九公 (白) 列位要问这话，听我告诉你们。
- 周德胜 (白) 九爷请讲。
- 邓九公 (白) 这十三妹乃北京人氏，只因当日她父被奸臣所害，她母女逃在此地。隐姓埋名，要报父仇，谁想仇人已然受了报了。恰巧她的母亲身死。多亏这位安老爷再三相劝她回乡，与她父合葬。早晚封灵，回转北京。众位听明白了？
- (郝武叹气。)
- 郝武 (白) 众位，听九公之言，我郝武错了，错大发了。我想世上人谁没有父母，谁非人子？这位姑娘，虽然是个女流，你只看她这片孝心，不忘父亲大仇。奉养母亲半世，便有这等一位慈悲肝胆的安太老爷成全她。这才叫作英雄志量，遇见了英雄志量。儿女心肠，遇见了儿女心肠。你我枉算英雄好汉，从幼儿就不听父母教训，不读诗书，不务正道。肩不担担，手不提篮。胡作非为。以至作了强盗。可怜我黑金刚郝武，也有八十多岁的老娘，我何曾孝顺她一天？便是得些不义之财，她吃着穿着，也是提心吊胆。众位兄弟都请回山执事，我黑金刚从今洗手，不作这绿林买卖。我便回山寨里接了母亲，找个安稳地方，哪怕耕种锄刨，向老天讨碗饭吃，也教我那老母安乐几日，再不当这强盗了哇！
- 周德胜、
李茂、
吕芳、
韩永 (同白) 黑哥哥说的有理。便是我们也有父母已故的，也有父母现在的。既然打破迷关，若不急早回头，定然皇天不佑。我们大家同心合意，今日都跳出绿林，才是道理。
- 邓九公 (笑) 哈哈！
- (白) 好哇，这才是我邓九公的好朋友哇！
- 周德胜、
李茂、
吕芳、
韩永、
郝武 (同白) 邓九太爷。我们都要回山寻找房屋，搬取老小，把那些马匹器械，分散喽罗们。愿留的，留他作个随身伴当。不愿留的，叫他们各自生理。就此告辞，要各干各的生理去了。
- 邓九公 (白) 且慢，众位。我邓某还有一言，奉劝大家，可恕我直言，别想差了：我想你们众位，这一散伙，虽说腰里都有几两盘缠，却一时无家可归，无业可就。再说万金难买的是好朋友。你们众位，这一散，也怪没趣的。你看这青云山一带——
- (邓九公鞭稍一指。)
- 邓九公 (白) 站着的都是我邓九的房子，躺着的都是我邓九的土地。哪一村儿，哪一庄儿，腾挪腾挪，也安住下众位的了。房子如不合式，山上现成的木料，大约众位，自己还盖得起来。果然有意耕种锄刨，有的是山荒之地，山价地租，我分文不取。那时候消闲无事，我找了众位弟兄，寻个树阴凉儿，咱们大家多喝多吃，岂不是个乐儿？
- 周德胜、

李茂、
吕芳、
韩永、
郝武 (同白) 我等怎好叨扰？
邓九公 (白) 列位且莫推辞，我还有话说：方才提的那位安老太爷，你大家还不曾见着他的面儿。只听我说了几句，就立刻跳出火坑来了。这等一位度世菩萨，却怎的到不想见他一见？

周德胜、
李茂、
吕芳、
韩永、
郝武 (同白) 那敢是求之不得。只不知这位老爷，现今在哪里？
邓九公 (笑) 哈哈。
(白) 教你众位得知，就在屋里坐着呢。

周德胜、
李茂、
吕芳、
韩永、
郝武 (同白) 请来相见。
邓九公 (白) 略等一时。
把弟呀，你请出来，你看这又是桩痛快人心的事吓！
(安学海暗听，出门上，暗暗点头，身段。)

邓九公 (白) 众位哥哥，这便是我那位恩官安老爷，你我快快叩见。

周德胜、
李茂、
吕芳、
韩永、
郝武 (同白) 太老爷在上，小人们都是些乱民，本不敢惊动太老爷的佛驾。如今冒死瞻仰恩官，求太老爷赏几句好话，小人们来世，也得好处托生。

安学海 (白) 啊，列位壮士请起。

周德胜、
李茂、
吕芳、
韩永、
郝武 (同白) 谢太老爷！
安学海 (白) 方才众位所说之话，我都一一听得明白，从来孽海茫茫，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你们众人，今日这番行事，才不枉称世界上的英雄，才不枉作人家的儿女。从此各人立定脚根，安分守己，作一个清白良民，上天自然加护。至于方才这位邓九兄的话，不必再辞，倒要成全他这番义举。你大家便卖了战马，买头犊儿，丢下兵器，拿把锄儿，学那古人卖剑买牛的故事，岂不是绿林一段佳话。况且天地生材，必有用处，看你们众位，身材凛凛，相貌堂堂，倘然日后遇着边疆有事，去一刀一枪，也好给父母讨个封赠吓。

周德胜、
李茂、
吕芳、
韩永、
郝武 (同白) 谢太老爷的金言。
(周德胜、李茂、吕芳、韩永、郝武同叩头。)

安学海 (白) 众位听我相劝之言，紧记心间，千万不可忘却。你我大家，改日再谈哪！
(西皮摇板) 相劝耕种为根本，
早晚之间要慇懃。
忠臣孝子人钦敬，
莫要忘却父母恩。

高堂面前多孝顺，
千万奉公守法人。
早些安排回山岭，
相劝之言要记心。

(安学海下。)

邓九公 (白) 众位，大家前厅歇息，沽饮几杯。

周德胜、

李茂、

吕芳、

韩永、

郝武 (同白) 我等早回山寨安排，改日来投。九太爷多多分心。大家告辞了哇！

周德胜 (西皮二六板) 好位清官安水心，
金石良言渡迷津。
弃却绿林身安稳，
落个清闲务农人。
辞别九公回山林，

(周德胜、李茂、吕芳、韩永、郝武同出门，同上马。)

周德胜 (笑) 哈哈！

邓九公 (白) 不远送了哇！

周德胜 (西皮摇板) 改日前来问安宁。

(周德胜、李茂、吕芳、韩永、郝武同下。)

邓九公 (西皮摇板) 好个二弟话恻隐，
渡化一般众绿林。
迈步且把后院进，
商议安排好封灵。

(邓九公进后院。张金凤、佟夫人、众丫鬟、何玉凤、褚一官、华忠、安学海、安驥自两边分上。)

何玉凤 (白) 师父，那莽牛山的一般，可曾走了？

邓九公 (白) 他们适才被你安伯父一番金石良言相劝，大家从此弃却绿林，回山安排，火焚莽牛山，大家同心，投在为师这里，俱要务农为业。

何玉凤 (白) 此处从此安静，再无强人了哇。

邓九公 (白) 二弟，我真信服你。被你一番金石良言相劝，他们各个弃邪归正。

安学海 (白) 老兄这话乃是开心的钥匙哇，哈哈！

邓九公、

安学海 (同笑) 哈哈！

安学海 (白) 老兄，今日之事已完，早些安排封灵，等候雇船一妥，大家也好起身。

邓九公 (白) 愚兄倒有一拙见，明日乃是黄道良辰，正好封灵。今日大家都不必回转东庄，就在这里安歇。明天午刻封灵。我亦曾派下二十名庄丁，轮流看守灵棺，封灵之后，大家全然在东庄安住，等候雇船回来，也好起程。

安学海 (白) 兄长之言，甚为妥适。

何姑娘，你可曾听见令师分派？

何玉凤 (白) 我师父之言，倒也不错。相请众位亲友，后面用饭安歇，等候明天封灵，同往褚家庄便了。

邓九公 (白) 如此大家请去用饭歇息。

安学海 (白) 仁兄请哪！

(西皮摇板) 车辆早些安排定，

邓九公 (西皮摇板) 雇船回来再起程。

邓九公、

安学海 (同笑) 啊，哈哈！

(众人同下。)

【第二场】

(四家丁、梁材同上。)

梁材 (白) 马来!
 (西皮摇板) 船只已然全雇定,
 报于老爷得知情。
 (白) 俺, 梁材。奉了老爷之命, 往临清雇船。船只雇妥, 不免回去报于老爷知道,
 马上加鞭。
 (西皮摇板) 大家加鞭往前进,
 急忙回去报信音。
 (四家丁、梁材同下。)

【第三场】

(邓九公、安学海、张金凤、佟夫人、众丫鬟、何玉凤、褚一官、邓引娘、华忠、安驥同上, 同凹门分半。)
 邓九公 (西皮摇板) 封灵后早派下庄丁看定,
 安学海 (西皮摇板) 等候了梁材回商议起程。
 (白) 大家请坐。
 邓九公 (白) 大事安排停妥。我意欲相请老弟阖家, 并玉凤站娘, 到二十八棵红柳树, 也住
 几日。
 邓引娘 (京白) 不是我拦你老人家的高兴, 这里也是你老人家的家, 咱们家里, 通共你老人家
 和姑奶奶两位, 都在这里呢。到西庄儿上又见谁去? 要眇, 就为咱们家里那几
 间房子, 人家二叔二婶儿大概都见过。再说闹了这几天了, 他娘儿们也得歇歇
 儿好上路。你老人家疼徒弟, 也得疼疼女儿。看我这手底下的事情, 堆的还分
 的开身哪。大远的两头跑吗?
 邓九公 (白) 姑奶奶说的很是。哈哈!
 (梁材上。)
 梁材 (念) 忙将雇船事, 回禀老爷知。
 (白) 梁材与九太爷老爷叩头。
 安学海 (白) 起来。
 梁材 (白) 谢老爷。
 安学海 (白) 雇船之事, 可曾雇好?
 梁材 (白) 小人雇好了。雇得是头二三号太平船, 沿河渡口, 离此十馀里地。
 安学海 (白) 好。
 邓九公 (白) 老弟分派停妥, 好搬行李。
 安学海 (白) 夫人带定儿媳, 安驥仆妇丫鬟坐头船。张家亲家太太, 和戴勤家的随缘儿媳妇,
 跟着何姑娘伴灵坐二船。张亲家老爷和戴勤带了两个小厮也在这船照应。我
 坐三船。分发已定, 即将行李搬往船上。
 华忠!
 华忠 (白) 伺候老爷。
 安学海 (白) 你先由旱路回京, 到了家中, 告知张进宝预备一切应用物件, 早些安排。
 华忠 (白) 是。
 安学海 (白) 带领四名家丁, 急速起身, 备办盘费去罢。
 华忠 (白) 是, 遵命。
 何玉凤 (白) 师父, 那头乌云盖雪的驴儿, 此后无用。依然给还了师傅罢。
 安学海 (白) 啊, 我看姑娘那驴儿生得神骏, 九兄送与我罢。日后我自己要踏雪看山的。
 邓九公 (白) 送与老弟了。
 安学海 (白) 谢过九兄。
 邓九公 (白) 多礼了哇, 哈哈!
 安学海 (白) 哈哈!
 华忠, 将张亲家车辆牲口, 并这头驴儿, 顺带进京。
 华忠 (白) 是, 遵命。
 (华忠下。)
 安学海 (白) 一切料理停当, 明日就得搬灵上船。
 邓九公 (白) 姑娘此番起程, 我们还送你个两三站呢。
 何玉凤 (白) 是。

(何玉凤看弓。)

何玉凤 (白) 师父，我原说这张弹弓，给你老人家留下，不可失信。如今还是留下送你老人家。见了这弹弓，就算见了我了罢。

邓引娘 (京白) 妹妹，你先慢着些儿作人情。那弹弓有人借下了。

何玉凤 (白) 是谁又借弹弓？

张金凤 (白) 还是我们跟了它一道儿，它保了我们一道儿，我们可离不开它。姐姐暂且借给我们挂在船上，仗仗胆儿。等到家，横竖还姐姐。那时姐姐爱送谁送谁。

何玉凤 (白) 倒也使得。

(何玉凤想。)

何玉凤 (白) 可是妹妹那块砚台，你们大家赚了我会儿，可在这里，可在西庄呢？此刻甚忙，千万不要再丢下，早些拿出来还人家。

邓引娘 (京白) 你早说呀，我前日装箱子，顺手可放在你那个颜色衣服箱子里了。这时候装在底下，怎么拿出来呀？

何玉凤 (白) 你这几天，也是忙糊涂了。可又记起来作什么？

邓引娘 (京白) 也好。他们借了咱们的弓去呀，咱们还留下他们的砚台，等你到了京，再还他家。你要怕忘了，我给你托付下个人儿。

张家妹子，你到家想着，等他完了事儿，务必务必的提补着他，求二位老人家，把它他取过来。

(笑)

张金凤 (白) 哈哈。

邓九公 (白) 是了。交付我了。哈哈。

安学海 (白) 诸事已毕，二弟、二弟妹，大家即早收拾行李，等候明日清晨上船起程便了。

邓九公 (白) 老兄这几天也累着了，今日大家早些安歇，明天也好上路。

邓九公 (白) 请哪！

安学海 (白) 请哪！

邓九公 (白) 庄丁们，晚间尔等小心巡更，千万不可大意。

众庄丁 (同白) 是。

邓九公 (白) 二弟请哪！

邓九公、安学海 (同笑) 哈哈！

(众人同下。【尾声】。)

(完)